

龙游湖畔

春天里的故事

□罗金琴

我是一名教幼儿写字和绘画的老师,每天守着这间满是笔墨香与彩铅味的教室,陪着一群稚嫩的孩子,在横竖撇捺、色彩晕染里感受成长时光的美好。而春天,总是会给这份平凡的教学日常添上最温柔的底色,在湖镇的春风里,我和孩子们写下了独属于我们的春天故事。

湖镇的春天,来得温婉又悄然。一场春雨过后,校园围墙外的柳树便抽出了新芽,嫩黄嫩绿的枝条垂在路边,随风轻轻摇摆;街边的花坛里,迎春花率先绽开,一簇簇明黄,像撒在春风里的小太阳,连空气里都裹着淡淡的泥土与花草清香。清晨,我走进教室里,推开窗,春风便裹着暖意涌进来,吹得桌上的宣纸微微翻动。看着孩子们背着小书包,蹦蹦跳跳地走进来,小脸上带着对春日的好奇,也带着对书画课的期待,我的心里也满是柔软爱意。

作为写字和绘画的老师,我总觉得,春天是最好的课堂。比起对着范本临摹,不如让孩子们亲身感受春天,才能画出最生动的画、写出最有温度的字。有个小男孩,平日里活泼好动,写字画画时总是坐不住,可一到户外感受春天,便安安静静地盯着花丛看。他画的春天,花朵歪歪扭扭、小草高低不一,却把蝴蝶画得格外灵动,还在画纸的角落处写了个歪扭的“春”字。我没有纠正他的笔法,反而笑着夸赞他抓住了春天的生机,告诉他用心感受的风

景就是最美的作品。从那以后,他渐渐静下心来,不仅画画更认真了,就连写字时也少了几分浮躁。春天不仅唤醒了自然,也悄悄滋养着孩子的心灵。

写字课上,我带着孩子们书写与春天相关的汉字,“春”“风”“花”“草”,每一笔都带着春日的暖意。我一边教他们握笔、运笔,讲究横平竖直、间架结构,一边给他们讲汉字里的春日意境,告诉他们,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,就像练字一样,要沉下心、慢慢练,才能一点点进步,就像小草破土、花朵绽放,都需要慢慢积累。

课间休息时,孩子们会拿着自己的画作和书法作品,围在我身边分享,你说你画了湖镇的春天田野,我说我写了春风的温柔,“叽叽喳喳”的声音和窗外的鸟鸣交织在一起,格外动听。偶尔,我也会带着他们在校园附近走走,看湖镇老街在春日里更显古朴,白墙黛瓦映着嫩绿的枝叶,看田野里的油菜花漫成金色的海洋,让他们把这份江南小镇的春日美景,牢牢记在心里,画在纸上,写进字里。

这个春天,没有轰轰烈烈的情节,只有我作为幼师,陪着孩子们在书画里与春天相拥的平凡日常。我看着他们在春风里成长,看着他们的画笔越来越灵动,字迹越来越工整,看着他们把春天的美好,藏进一幅幅画上、一个个字里,心中满是欣慰。



《春满江滨》张晓仙 摄

乡村印象

罗家的谷雨

□赵春娟

雨落在龙游的瓦檐,
落进罗家的茶壺。
这为百谷而生的雨水啊,
湿漉漉的,住在了茶乡罗家。

这时的雨不是飘的,是斜斜地织,
织进杜鹃声里,织进泥土的呼吸里。
采茶人戴上笠帽,背着竹篓,
穿行在齐腰的黄茶树丛间,
指尖掐下两叶一芯——
那是雨养大的春天,
娇嫩,青翠,是故乡传递来的秋波。

谷雨有三候:
萍始生,鸣鸠拂羽,戴胜降桑。
而罗家的谷雨有第四候,
那就是端一杯黄茶,看光阴缓缓,
在杯底慢慢泡开。

农谚说:“谷雨茶,满把抓。”
这一杯,喝下去,喉咙里回旋着整个雨季,
心底里泛起故乡的河山。

罗家的谷雨,
雨水再多也不怕,
田埂已经喝饱,
万物正要起身。

谷雨,春天里最后一把钥匙,
它推开夏天的门,
把最后一捧水汽,
匀给了每一株秧苗,
也匀给了罗家屋檐下,
那盏温润的瓷,那杯喷香的茶。

当你饮尽这一杯,
你饮下的不只是一个谷雨,
而是罗家用整个春天,
弯下腰来,递给你的,
一捧湿漉漉的、滚烫的心。

心灵驿站

竹影一帘谷雨深

□何灵芝

谷雨将近了。

这节气的名字真好听——雨生百谷,听着就觉得润。暮春的风一阵一阵地来,不凉不燥,拂在脸上,如温毛巾拭了一把脸。我站在学校寝室楼后头的这片竹林边上,挪不动脚了。

竹子正绿着。不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绿,是嫩绿的,蒙着一层薄烟似的绿。新抽的竹叶水灵灵的,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。几根毛竹梢还挂着昨夜的雨珠,风一过,“簌簌”地落,于是,我的心也跟着晃动。苏东坡说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我以前读只觉得风雅,这会儿才真懂了——有这片竹林在,每天下课后走过来看一眼,什么烦心事都淡了。

竹林边有“一米菜园”,前些天就已经热闹起来了。老师们趁着翻地的工夫,总要到竹林跟前来站一站,聊几句。穿着雨鞋,手上沾着泥巴,裤脚卷得一只高、一只低。头一遍的底肥早就下好了,就等着落

种。辣椒籽、西红柿秧,一样一样都备齐了。有人说,再晴几日,再落几场雨,苗就该冒头了。他们一早一晚地往菜地里跑,反剪着手,弯着腰,细细地看。那份上心劲儿,像看自家刚出生的娃儿似的。

走廊上,听见香香和菊菊在说话。香香说:“你那南瓜秧有多出来的,到时候分我几株。”菊菊应着:“行啊!你那辣椒苗长大了也给我留几棵吧。”两人的嗓音不大,软软的,却都充满有奔头的喜悦之情,让人听着就舒服。我猜测大地也在偷听吧,它应该是比谁都等得急哦。作家鲍尔吉·原野在《谷雨》中写道:“谷雨的大地如盼孩子一般等待种子进入自己的怀抱。”种菜的人和大地是上辈子就认得的,他们靠在竹林边谈论着种植计划,大地定然在那里窃笑吧。

竹林自己也忙着呢。地上的竹叶积了厚厚一层,脚踩上去“沙沙”响。一根根尖尖的小笋从叶缝里钻出来,毛茸茸的,仿佛正憋着劲儿往上蹿。谷雨前后,雨水一

催,他们恨不得一天长高一截。没人去动它们,由着它们长。等到夏天,这片竹子就更密了,浓荫匝地,凉快得很。老师们会来砍几根竹子搭瓜架,那架子一列列的,很快就会缠满青枝绿叶,“站”在地里,就像一排身姿挺拔的新郎。说来也怪,这竹子不怕人砍,你砍了老的,来年里,新的一茬又冒出来了,会比原来的还要长得密。记得以前朱老师曾拿着小砍刀,挑了几根粗细匀称的竹子,三下两下就将它剖成一条一条的,摆得整整齐齐。他在菜地搭的瓜架像个婚礼上的拱门,我们都笑说:“这架式能沾到‘早生贵子’的喜气啦!难怪你家的黄瓜、西红柿都争先恐后地挂满了呀!”一听这番调侃话,他就“嘿嘿”地笑。

我在这学校待了大半辈子,送走的学生一茬又一茬,就像这竹子,老的拿去用了,新的又长出来。今年的九年级誓师大会刚开过,彼时学生们攥着拳头喊口号的样子,与眼前这些挺拔的竹儿多像啊!谷

雨一过,再有数月,他们就要“拼命往上蹿了”,将蹿出这校园,蹿到更远的地方去……到那时,我也正式退休了。

想想有许多舍不得的感觉。舍不得这片竹林,舍不得这“一米菜园”,舍不得走廊上那些软软的话音,更舍不得的是那些被学生们的笑语喂饱的时光。竹子是有记性的吧?它一定记得:每个清晨,师生们急急的脚步声;每个课间,师生谈心的说话声;每个黄昏,学生们在竹林边的嬉闹声;还有,每一声“老师好”,每一句“老师再见”……

离别的话不想说。但谷雨过后就是立夏,之后,瓜果该熟了,竹林该密了,雏鸟长翅般的学生们也该飞了。我想,我会再来的,来看看这片竹子,看看菜地里那些伙伴。到那时,黄瓜、丝瓜大概都已爬上瓜架了,校园里的风依旧一阵一阵地拂来,那它们就似在“琅琅”地朝我挥手打招呼了。

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谷雨。我的谷雨,就落在校园的这片竹林里了。